

2024年9月22日

星期日

责任编辑:朱洁

美术编辑:肖星平

校对:马晴春

诗歌

## 闻青春老友 初征帕米尔高原有感

胡栋华

秋霞初染万峰知，  
鹰舞长旋下泪姿。  
历险方知天地远，  
归来犹唱少年诗。

## 雨雾中前行

罗玉珍

叶的抖动仿佛满树音乐  
一个含蓄的世界被洗在山烟中  
不清晰的世界显然更大  
不出声的雨更重  
迟疑倾向于更有力的选择

吃雨的风凝滞而行  
一百片树林扭动但隐藏它的意图  
夜之暗无穷无尽，连接  
它无名大雾的优美表演  
雨刮器拼命刮动它外部的惶惶

野地小菊花，小白花  
无数花在窗外一闪而过  
世界的纯洁悠然微微一抖

我们已穿过几十个村子漂移于深山  
此时经过的道路仿佛盘旋在云中

真情

## 送你一个鸡蛋

张鑫

开学不久，我照例进教室晨检，莎莎的座位空着。她没打电话请假，也未托人捎任何口信。

上了两节课，我匆匆出校门去家访。乡下工作第一年，完全不熟悉路，深一脚，浅一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，几经周折，打听问询，终于在山脊窝里找到了莎莎家。

与其说是家，不如说是一栋两层的水泥板架子，连毛坯房都算不上。四面透风，屋顶上被几层塑料布遮着。沿着杂草中踩出的一条小径走过去，门没关。所谓的门——一块木板和撑门的木棍靠在墙上。往里走，阴暗、潮湿、拥挤，目之所及全是废品。

“张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我这才注意到那破旧的木板床上除了堆积如山的衣物，旁边还躺着一个身子瘦小，头发乱乱的孩子，是莎莎。她有些惊讶地看向我。

“是不舒服吗？”见她脸色不太好，我踮着脚走过去，摸了摸额头，果然有点烫。

“你一个人在家吗？吃早饭了吗？吃药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还没吃早餐，也没吃药。爸妈不在家，爸爸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捡废品，妈妈……”她抿着嘴，欲言又止。

我四下张望，找到了屋内唯一像样的物件——蜂窝煤炉。我伸手过去，冷的，没有一点火，黑漆漆的。

我叮嘱她好好休息，便出了门。

半晌，我从镇上买了药，也带回了早餐店剩下的最后一个水煮鸡蛋。当我把蛋递到莎莎面前时，她的眼睛亮亮的。她拿着蛋放在手里搓了搓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剥开壳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。吃完最后一点，她还不忘看一看，用指甲刮一刮那剥下的壳内有没有粘壳的蛋白。我的心里酸酸的。

回学校后，我从校长口中得知莎莎的妈妈有精神问题，全家就靠爸爸捡废品为生，那几块水泥板凑成的“家”还不是他们自己的。

后来，莎莎爸爸成了我宿舍和办公室的常客。废铜烂铁、塑料盆桶、废纸旧书，我都请莎莎爸爸来收拾。莎莎爸爸总是认真地过秤，算钱，然后用龟裂的手指数着皱巴巴的票子塞给我。“您来帮忙整理，哪还有倒贴的理！”我一直用这个理由拒绝。

那天，远远地就看见莎莎提着袋子向我走来。她随我进了办公室，轻轻地把手袋放在桌上。我打开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，里面露出了一个个鸡蛋。“我爸说他没本事，只能送您这不值钱的鸡蛋。”我心疼地看着她单薄的身子，豆蔻年华的她瘦弱得营养不良。她没注意到我的伤感，只是看着鸡蛋兀自说：“自己家的鸡下的蛋，可有营养了，只有10个，少了点，您别嫌弃。”回想那天莎莎吃鸡蛋的情景，我清楚地知道这些鸡蛋对于莎莎和这个家庭的意义，于是重新把这一层层袋子打好结，递了过去。莎莎抓紧袋子的收口处，把袋子又放回了桌面。“张老师，别推辞了，打碎了，可惜。”见我还没松手，她似生气般道：“如果不收，我爸就再也不来收废品了！”言语中透露出一股坚定。我看着那沉甸甸的鸡蛋，除了感谢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临近期末，我每天第一个到教室，把煮好的一个鸡蛋悄悄放进莎莎的课桌里。到校后的莎莎发现了，拿着鸡蛋来找我。我借口过敏吃不了，希望她可以帮我。她眼神若有所思，似乎是不信。我伸过手包住她握鸡蛋的手，“你吃吧，正是长个子的時候！”莎莎呆呆地站在那，盯着手里的鸡蛋显得有些局促。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让她回教室吃。此后，每天早上莎莎的课桌里都有一个小小的水煮鸡蛋，一直到学期结束。

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最近，翻看我带的第一届学生初中毕业时写给我的留言簿，莎莎的那页又勾起了我的回忆。那页纸上有她画给我的一个鸡蛋，还有一行娟秀的字：“张老师，小小的鸡蛋，大大的温暖，恒久的力量！”

散文

## 晒秋

江初昕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各种农作物丰收了，母亲变得格外忙碌，忙里忙外晾晒各种农作物，晒秋的季节也随之到来。在秋阳下，错落有致的房舍和田野里金黄色的稻谷，以及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，加之晾晒在露台上红黄白等各种颜色，便形成了一幅天然的晒秋画卷。

秋收的红最显眼。辣椒的红是鲜红的，每到深秋，母亲都会晒不少辣椒，有整个的小米椒，也不用切开，辣椒蒂也不用除去，直接放在竹篾箕里晒；那种高山土辣椒色泽鲜红，肉质肥厚且辣劲十足，母亲将辣椒洗净后，整篮提到院子里，坐在太阳底下，和邻居边唠家常边切辣椒，暖暖的秋阳下，辣椒的辣味四处弥漫开来，切好后的辣椒整篮箕晾晒在柴火垛上。还有一种留着做种的辣椒，母亲用棉线穿在辣椒蒂上，然后挂在房檐下。那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在微风中摇曳，像一串串鞭炮仗似的，喜庆吉祥，成为乡村最有生活气息的画卷。

红的还有柿子。秋风起，柿子树的叶子簌簌掉落，树上的柿子红彤彤的，像一盏盏红灯笼。等到霜降前后，柿子表面隐约有一层盐白色的白霜时，就可以搭梯采摘了。每次上树采摘，应母亲要求，都会留几个柿子在树上。母亲说了，光秃秃的柿子树不好看，留几个红彤彤的柿子在树上便有了精神气。柿子摘下后，连夜削皮，第二天平铺在木板上晾晒，晒几天，圆鼓鼓的柿子便塌陷下来了，变得扁扁的，皱巴巴的表皮上“柿霜”越来越多。而高粱的红是橘红，一束束剥下来，用绳子绑成一小把，放在竹竿或挂在树枝上晾晒。晾晒后的高粱容易脱粒，解开后放在手里一搓，便纷纷落下，再平铺在篾箕上晒，带壳的高粱用来做酒，而那些去壳的高粱母亲磨成细粉，同米粉掺和起来做成高粱粑。

丰收中的黄色应该也是主色调。稻谷的黄是铺天盖地的，稻田上金黄的稻子随风翻滚，收割回家，一堆堆稻谷像小山似的，母亲拿来刨板拉开，然后用齿把摊开。午饭后，再用齿把翻动稻谷，一道道齿痕蜿蜒延伸，稻谷享受着秋日的暖阳，晒上三四天，用手抓起地上的谷子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咬，“嘎嘣”一声脆响，说明谷子干了。

在秋收的季节里，大豆是一抹不容忽视的淡黄。地里的大豆拔回家，挂在木头架上晒上几天，就可以打豆了。事先在地上垫上蔑席，母亲头上系着头巾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手持一根小木棍轻轻地敲打。随着手起棍落，豆荚纷飞，大豆跳跃，宛若是在跳上一支支欢快的华尔兹舞曲。打完豆子后，就用竹筛筛去梗叶及豆壳，除去土尘及细末，之后，再平铺在蔑席上，放在太阳底下晒干，就可以收了。而南瓜刨去南瓜皮，用刀剖开，掏净里面的瓜瓢和南瓜籽，用刀顺着南瓜的形状一圈圈切下，之后，挂在竹竿上，晒在太阳下。南瓜在竹竿上一般晒至两天，晒成蔫蔫不拉叽的样子，从竹竿上收下，切成细丁状后，和米粉辣椒搅拌均匀，蒸熟晒干后就是好吃的南瓜干了。

黄的还有玉米、红薯、菊花；白的棉花、萝卜；褐色的油茶籽、板栗、油桐籽。用来晒秋的各种工具齐上阵：簸箕蔑席、畚箕筛子、竹竿竹叉、木条板凳，那些罐、坛、铁皮箱也都搬到院子里照晒太阳，以备存放粮食或干货。母亲晒秋显得格外的忙碌，或翻晒拨动，或归仓储藏，进进出出的身影中，抑制不住对丰收的喜悦……

小小说

## 探病

刘正平

偌大的病房，只住着我一个病员，舒适、清静，也有几分寂寞。闲时无事，凭窗远眺。天底下那幢古朴的红楼——县政府驻地，是我原工作单位。一年前，我退休后叶落归根，回到了生养我的大山沟。

吃完午饭，照例又开始打点滴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正吃着护士扎过来的针头，那村长不声不响地走进来：“刘老，好些吗？”

他总是这样刘老刘老地瞎叫，我听着心里很别扭。刘老之谓，应是德高望重之人，我算不了！我疑惑地盯着他手上那沉甸甸的手提袋，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他大大咧咧地把袋子搁在我身旁的空床上，坦然一笑：“一点心意，刘老，眼下太忙，要做的事多，盼您早日康复，回去指导工作……”

“你又来了，我咋能指导工作？”

在县府大院，我从炊事班长，干到总务长、行政科长。回到山里，因我是村中唯一在政府上班的人，众人都高看我一眼，尤其是这个邹村长。

打罢点滴，我打开邹村长送来的袋子，陡然大惊：里面放着几个精美的盒子，装着鹿茸、人参等等，全是名贵药材，价格不菲。

我在政府管厨食材、大楼的办公用品和房屋

修缮材料等物资的采购，每天接触商户，手上过往的票子不少。但钉是钉，铆是铆，我从来不混账。总有些不速之客提着大包小包闯入我家，都被我驱逐出门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立即打电话给离开的村长：“村里的钱，咋能这样胡乱花呢？”

电话那头村长笑着说：“刘老，请放心，没动过村里一个子儿，全是我自掏腰包买的。”

我于是说，待我出院后帮你送去敬老院，分发给老人，让他们补补身体、开开心。

几天后，我所在的病房又住进一对老年夫妇。老头呻吟不止。老婆婆是来陪护的，满头白发，一脸愁云。

同室有了病友，可解解寂寞，相互照应。经询问，我且得知他们竟和我是一个村的。我们狐狸冲行政村，辖管一条十几里的山沟，居住太散，平时互不相识，却在这里巧遇也是缘分。

第二日下午，老婆婆慌慌地从主治医生那里拿来两张纸，递给我说：“上面写的啥子东西，叫我签名。我写不来，请你帮我写上。”我细细一看，这是一份医院统一印制的《手术告知书》，密密麻麻地列着各项条款。原来她老头患肝胆胆管结石，病情严重，马上要动手术。

这字咋能随便代签呢？如果有个万一呢？我可担不起责任，便问她：“你儿子呢？”

记事本

## 麻溪河

张雄文

那道细瘦的清流，揣满天光云影，穿山绕岭，到资水边上

的张姓人聚居的村落，身子陡然丰腴起来。

她缓缓顾盼山谷间的两岸，欣然将芳名“麻溪”留下，给村落冠名。而后，裹挟庵堂山的桃红柳绿，或者两岸稻麦的金黄，从容扑进了村里人眼里的粗犷大河——资水怀抱。

麻溪是小河，却像一个仁慈母亲，用乳汁喂养了麻溪村祖祖辈辈的乡亲。从庵堂山到烧火山、大株山，绵延起伏的山峦间，村里几代人像粗布上绣花一般雕出了层层梯田。每到炎炎夏日，一丘丘插田肌肤开裂。水稻灰白了脸，痛苦扭曲身子，听着知了一遍一遍嘶鸣，似乎闻到了自己焦糊的味道。

祖父的心也像焦烫的柴火煎熬着，眼里溢满了赤红的忧郁。他戴上斗笠，领着幼小的父亲，一人一担杉木做的水桶，弯腰从麻溪河舀了水，踉踉跄跄往返山上的稻田。水桶张开着，摆出吞下麻溪河的姿势，却终究力不从心。祖父和父亲上一趟山梁，要洒下半桶汗水。

水稻保住了，爷爷绛紫色的皮肤又黝黑了一层，钟磬般的笑声里，透着缓过气来的稻穗幽远的清香。父亲的个头则似乎撑高了一小截，临风而立，像一棵成熟饱满的稻子。

后来，全村男女老少拎上锄头、扁担和簸箕，像一群蠕动在山梁间的蚂蚁，一寸一寸开挖、填埋，终于将几座老死不相往来的山峰连接起来，修了一条穿越云端的水渠。水渠从靠近麻溪河的一头，用抽水机饱吸河水，穿过鸟雀聒噪的丛林，照出松树、杉树、樟树、竹子和其他低矮灌木的影子，淌过新土堆砌的过水大坝，投身到全村最偏远的院落。

爷爷这时已像门前榕树一般老了，父亲扛起了养活全家八九口人的担子。爷爷拄着拐杖，踉跄移出院前的槽门，仰头眺望对面山上与彩霞一道飞跃的水渠，眼前似乎满是饱满谷粒，默然流下了浑浊的泪水。

水渠也浸润了殷红的鲜血。一个叫克华的张姓本家，是村里唯一一见过山外大世面的子弟，出身贵冢十六期。他每天低眉缩颈，带上被村里人唤做“九莲瘟物”的妻子前来出工。他们一家时运不济，被一股汹涌的潮流裹挟，不时被拉出来批斗。似乎为了表现积极，减轻“罪愆”，一头怪异白发的“九莲瘟物”，总是挑着土坷垃冒尖的簸箕，行走如飞。那天，半成的大坝轰隆一声，突然塌方，刚好将地连同簸箕埋在其中。大家手脚并用，慌忙刨出来时，已没了呼吸。沉重的空气像掩埋“九莲瘟物”的土方，填压在院子的每个角落。

麻溪河让村人活得谈不上格外滋润，却也皮实有劲。不过，河水偶尔也金钢怒目，容颜可怖。父亲心有余悸地说，少年时，上游蓝田、宝庆一带连月暴雨，河水由清转浊，一点点漫上来，吞没了田垄里的庄稼、菜园、水井、道路、晒谷坪，直到院落槽门前的青石板。湿气漫透的窗口望去，洪流滚滚，犹如八百里洞庭，浪尖推搡着死猪、门板、衣物……

一村老少面色如土。父亲也惊惶了一阵，终究抵不过少年心性，偷偷找来竹竿，立在槽门边，挑些那些顺流而下的衣物。正打算带一家老少上山躲避的祖父，一眼瞥见，又惊出一身冷汗，一把抢过竹竿，连同那几件破烂衣衫丢进水里，顺手给了父亲头上几个响亮的栗雷。

我生长在大山间，除了麻溪，眼皮闭合都是挤满松树和杉树的山丘，又读了些酸酸的诗句，像厌倦了圈养的笼鸟，渴望白浪滔天的大海。听桌上的父亲说着往事，没有丝毫恐惧，反而隐隐盼着这种“洪波涌起”的壮观。

洪波始终未曾到来。仅仅小学高年级时，瓢泼大雨长久不止，麻溪河终于浮肿起来，渐渐吞噬了田野，逼近了岸边的村小。不远处横跨两岸的风雨桥，年久失修，河水离木板桥面已不过两三尺。学校揪心对岸学生往返安危，敲响那截吊在梁间的铁轨，早早放了学。

我家不用过桥，也便不急回去。像观看端午节的龙舟赛一般，兴奋立在岸边。麻溪河浊流涌动，水声如雷，却没有特别颠簸的浪涛与漂流的猪羊。三两天后，水势在离院槽门尚远的地方，像拔了气门的皮球渐渐回落，瘦成了原来模样。我低垂了酸涩的眼皮，索然无味，一如多年来对麻溪河情感上的不咸不淡。

离别老家多年后，我住了一段时间枕着波涛的北戴河，终于亲近了时常壮阔在梦中的大海。茶余饭后，披了满街的松风，踏上秦皇眺望海上仙山或者曹操东临碣石脚，我久久伫立海边，凝视水天一色的碧波荡漾，忽然莫名想起远方的麻溪河。

她的仁厚，挤开了眼前苍茫的大海，仿佛天外嗖嗖飞来的一根根银针，狠狠扎在我往日轻忽的某个穴位上。穴位上溅起的乡愁，像一张突然飞撒而来的巨网，将我牢牢罩住。海边的世界一片静谧，眼前似乎只有清亮的河水、飞跃的水渠和面目黧黑的父老们。

被我遗忘已久的麻溪河，化作了西晋名士张季鹰笔下的莼菜羹和鲈鱼脍，芬芳四溢，让大海边上的我烂醉如泥。

“他……太忙，顾不上身……”老婆婆嗫嚅着，满脸皱纹艰难地挤成一团。

“忙昏了头吧？”我这火爆脾气正要发作，手机铃声响起，又是村长打来的。“刘老，烦您老人家回来一趟。”

“啥子事？”

“大后天，村里换届选举……”

我笑道：“你有领导信任，下有群众拥戴，还差我这一票？”

他回答得有些吞吞吐吐：“形势有些严峻，一定要请您老出马，帮我拉点人气……”

老婆婆在旁边等急了，催我代她签字。忽然觉察：“像是狗狗打来的吧？”

“什么狗狗，是邹村长。”

“他就是我狗狗。”

“他是你的……”

“儿子，小名叫狗狗。”

我心里一沉：那真的非回去不可了。一个忙着在权力的竞技场角逐，置父亲生死不顾的人，还配做村长吗？虽然我的一票左右不了大局，但话要说清楚。对父亲都如此冷漠的人，是不可能体恤村民疾苦的！

那一袋名贵药品，天经地义应属于他老辈子。我丢在他床头上，径直走出医院的大门。